

ESCAPE

逃

郭潜力 /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ESCAPE

郭潜力 /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 / 郭潜力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060-8437-6

I. ①逃… II. ①郭…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18402号

逃

(TAO)

作 者: 郭潜力

责任编辑: 简以宁 杨 灿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 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437-6

定 价: 3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目 录 contents

朵朵木	1
逃	64
豹子湾	114
今夜去裸奔	208
跋	263

朵朵木

〔一〕

朵朵木姓朵，这看上去有些怪异，好在中国百家姓里确有此说，才不至闹出类似东洋人“龟田小队长”式的误会来，但朵姓后面那个多出来的谐音字，和天干地支搭配的“木”，又实实在在构成了南方一座城市里的一句颇含贬义的方言俚语，通常是指比较笨的意思。当然，还远不是那种真笨蛋和真傻瓜。

朵朵木本名叫朵油，排行老三，兄弟姐妹依次为柴、米、油、盐，只有最小的妹妹跑了题，叫朵红。朵朵木火候没到就半生不熟掉进了人间，先在保温箱里过了一下，后来就去了垃圾桶，再后来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因而他一直生得磕磕绊绊身单力薄，风一大就有跟着比谁跑得快的危险。这很让他的父母揪心，如果刮的是西北风，朵朵木放学回来就会比往常多花一倍的时间，如果是东南风，似乎下课铃还没响完他就已经到家了。好在朵朵木兄弟姐妹众多，命也就不显得金贵，多他不多少他不少，父母盼的只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问题是朵朵木不光弱不禁风，学习也不好，不见他上房揭瓦调皮捣蛋，叫班主任或学生家长堵上门来兴师问罪，也没见他认认真真看书写作

业，就喜欢一个人蜷着发呆，像个上了年纪的小老头，叫上三遍吃饭也回不过神来。遇上做饭炒菜少了佐料，他倒是一个随时可供差遣的“通讯员”，可偏偏他脑子里装的又全是糨糊，钱握在手里，在棚户区的草街陋巷里练“跳起投篮”，钱什么时候被投出去了也浑然不觉，直到菜烧糊了才见他空手而归。对一家人望眼欲穿的等待他视而不见，径直回到自己的窝棚里又去自顾发呆了。父母看他屡屡漫不经心的眼神和孤僻的模样，只能叹口气，摇头叫他朵朵木了。如果朵朵木只是埋头看书才神魂颠倒丢三落四，那他们是很乐意叫他一声书呆子的，哪怕成了近视眼的“四眼鸡”，也比叫“朵朵木”强百倍千倍啊。可惜他就是个朵朵木！

朵朵木朗朗上口，当事人也不吭不哈似半推半就，先是家里人叫，后来左邻右舍也朵朵木、朵朵木地叫，传进校园同学老师也喊得爽口，时间久了朵朵木里原有的意思渐渐淡去，成了任何人任何一个名字的泛指，谁也不再奇怪。朵朵木一直以来就讨厌自己的名字，尤其讨厌刨根问底探求含义的追问，因为这要费去他不少口舌将柴米油盐都连带叨上一遍才能使人明白，而人家一旦明白却有了与柴米油盐相反的看法：寡淡无味，狗屁不通。所以，有了“朵朵木”后他倒也觉得简单了，无需再废话连连，咬文嚼字，而且语调昂扬节奏明快，颇为悦耳。他默认了这一称谓，谁叫都有反应，尤其在心情不错时还会眯上眼睛，像听一首童谣一样，无限欣赏地陶醉在那三个字组合的音阶里。只有在遇上斗嘴打架对方再叫他“朵朵木”时，他才会醍醐灌顶重拾起其中三昧。这种时候他就把朵朵木三个字看得比什么都重了，回击的语气相当严厉：戳你娘卖逼！一场恶斗便由此而生。

初中开学第一天，朵朵木父亲颇为心疼地把一大把刨皮子（零钱）捧到他手上，“学杂费啊！”朵朵木单手接着，表情干冷也不搭腔。父亲嘴角抽动了一下。在他看来朵朵木虽然有了“小学文化程度”，也只够混恰（吃）混喝的水平，如果再有“初中文化程度”，就

有了一路连升的可能，否则就只能步他哥哥姐姐的后尘，早早辍学去当临时工了。好像他们朵家生来就有做临时工的理想，一个比一个猴急。对朵朵木，他们只能逼着他把书读下去，因为与哥哥姐姐相比，他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恐怕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何况他们也从未死心朵家能祖坟冒青烟蹦出一个有出息的崽来，一改几代人毫无体面的巷里人生，跳出七口人狭窄拥挤的平房，住上预制板的楼房。父亲这种殷殷之情时常被朵朵木那面无表情的麻木弄得心烦意乱，这回见他又随意把钱团在了手上，便连撸带拍一掌掴在了他的后脑勺上，试图将他唤醒过来与他相向而思。朵朵木却脚底踉跄，像飘忽在瞬间起步的公交车上，顺势冲出去好几步，好在房间狭小，墙壁很快撑住了他，否则真不知道他会跑到哪里去。父亲摇摇头，重重叹了口气。母亲过来替他把钱塞进了荷包深处，还十分谨慎地抚平了已成飞檐的搭盖。直到朵朵木瘦小的身躯快翘出巷子口时，父母还在那儿翘首遥望。“不要发神经啊！”父亲的高声叮嘱表达了一百个不放心的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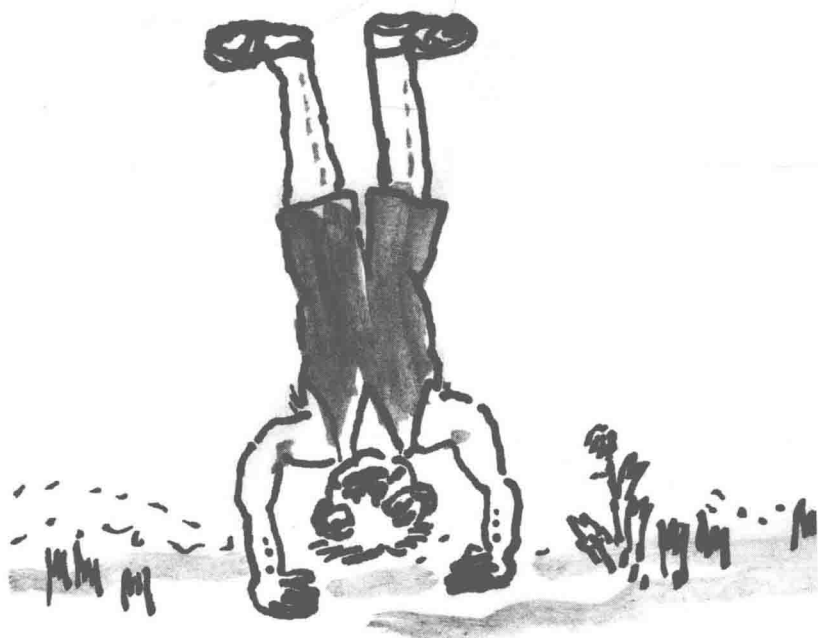
朵朵木死死按着口袋，迎着瞬间而起的狂风，迈着进二退一的狐步，跨进了本在同一院里小学升进初中的学校。房子还是那些房子，同学还是那些同学，老师还是那些老师，“朵朵木”“朵朵木”还是那样语焉不详地召唤，这使他觉得一点新意也没有。

排队交学杂费时，女同学孟革革拿着一张五元大钞旁若无人地插到了朵朵木前面，他很自然地退让了一步，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只是孟革革身后的军用挎包上探出的一截闪亮的钢笔帽像磁铁一样吸住了他，脚步不由自主就靠了过去。那是孟革革在小学时就经常炫耀的她父亲被伟大领袖接见时的纪念金笔，特制的。朵朵木不假思索地将金笔抽了出来。正当他兴奋得喉咙发紧不停咽口水时，体育老师冲了过来，二话不说就把他拉出队伍推进了墙角，浑身上下跟摸骨似的狠捏了一遍。朵朵木一只手在身后藏着掖着，一只手举过头顶，身体被掐得叽叽歪歪。小猩猩般的模样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个个都咧嘴笑

出了牙花。朵朵木刚一分神，体育老师又突然把他头朝下提了起来，两只脚踝钻心的痛。他哎呦哎呦半天后，口水就倒挂出来。体育老师扔开他，一边摇头，一边打扫完卫生似的把两只手掌拍得噼啪作响，头一扭，目光又在队伍里梭巡，猛一定，目标又对准了下一个。

这突如其来的“选拔”对朵朵木刺激很大，倒不是他做贼心虚害怕东窗事发，也不是体育老师的蛮横无礼架势凶残，而是他被倒提时的那种血往上涌，眼眶发胀，看什么都跟饿狼似的感觉，有种生吞活剥的冲动。尽管那时他手里还死死握着罪证用不上力气，全凭一颗锅盖头死撑硬顶着全身的重量，可平时那些正经八百的一切全都颠倒过来之后的新奇使他无暇旁顾。体育老师肮脏的回力球鞋近在咫尺，阵阵恶臭令他避之不及。标志他身份的绒球裤，也因几十年如一日舍不得更换而走了原型，膝头和前裆像三堆高高隆起的山岗，将两腿之间罗圈得足足可以塞过一只篮球。从这敞亮的空间望去，另一个正在倒影中吸引他目光的是讲台底下两条明晃晃的白腿，和白腿尽头一块黑乎乎的——“古老肉”（他一时不知该如何称谓，便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爱吃的一道菜名），那是正沾着水盒子收缴学杂费的女班主任老师的白腿。课桌挡住了她一贯道貌岸然的上半身，这下半截里泄漏出来的神秘一角就格外具有诱惑力了。朵朵木的涎水就是在这个时候涌出来的，那一块黑乎乎的阴影牵走了他全部神经，使他瞬间忘却了偷窃后的恐惧。

孟革革发现金笔丢失之后的疯狂，令朵朵木终于知道了什么是闯祸。校长、班主任、保卫科的人马蜂拥而至，个个脸上都挂着事情相当严重的表情。朵朵木不敢怠慢，把金笔又偷偷放回了孟革革的课桌里。没想到失而复得后的孟革革更是不依不饶，双手叉腰越发起劲地张牙舞爪。全班同学牢记谁接茬谁倒霉的经验，事不关己地左右环顾，一概无辜的装憨。孟革革骂了几圈没遇见对手，很是气急败坏，两只凤眼定定地在她怀疑的人身上狂扫，时间一长，一屋子的人都心



他被倒提时的那种血往上涌，眼眶发胀，看什么都跟饿狼似的感觉，有种生吞活剥的冲动。

里发毛有了做贼后的心虚。当她终于发现坐在身后的朵朵木比所有心虚之人更显异样时，嘴里那“长了三只手的贼、不要脸、臭流氓”的余音仍在教室上空俯冲。朵朵木被盯得没了定力，哪还敢迎面对视。孟革革眯起凤眼，似心照不宣地问：“你躲什么？”朵朵木赶紧直了眼睛，孟革革阴阳怪气地说你就坐在后面怎么可能不知道？朵朵木进退失据，瞳孔又散了光。孟革革哼了一声，凤眼一竖又霍然拉高了调门：该不会就是你朵朵木干的吧！教室里顿时安静得可以听见呼吸声，所有目光再次聚焦朵朵木。朵朵木浑身发紧越发不自然了。孟革革终于像逮了真贼似的呵斥起来：原以为你只是个“朵朵木”，想不到还是个三只手的朵朵木啊！教室里哄堂大笑。朵朵木狗急跳墙，冷不丁蹿起来扇了孟革革一巴掌。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一掌同样起到了蛊惑人心拨乱反正的效果，居然有了几声喝彩。

一贯有“小公主”、“小千金”之称的孟革革，自然无法承受这一打击，她只瞪大眼睛愣了几秒钟就飞身过来，随着一声近似发疯的尖叫“打倒朵朵木！”朵朵木脸蛋上就留下了四道由浅及深的指甲印。政治老师拿着讲义进来时，班长还没喊出起立，孟革革就抢先宣布了“没完！”然后就呜呜恸哭了起来，嘴里不停地嘟哝：“你敢打我，你敢打我，我爸都没打过我。”课没法上了，班主任叫来了学校的吉普车，亲自把她送回家去了，留下朵朵木在“打倒孔老二”的宣讲中罚站了整整一节课，成了活生生的形象教具。受辱后，他又被赶回来的班主任气汹汹地推进了办公室，里面一男一女两个端坐的民警令他刚一照面小腿就失去了控制，任凭班主任怎样拉拉扯扯叫他站好！站好！两条小腿就是抖个不停。男民警唬着脸先交待了一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然后便拉开架势开始了讯问。女民警摊开专用稿纸，虽然很年轻却很威严地唰唰做起了笔录。朵朵木两只小腿不知啥时又拧成了麻花，双手捂裆一脸痛苦。他几次想往厕所跑都被呵叱住了。眼看已无招架之功，他用嚎啕表达了放弃抵抗的绝望，尿水

也喷涌而出，裤管上的渍迹像闪电战之后的地盘迅速扩大。朵朵木在嗯嗯啊啊的哽咽声中显然尿得痛快淋漓。

这一招竟把两个民警给唬住了，一时手足无措地呆在那里。围观的老师中有人看不过去，说金笔又没丢，一个孩子，至于嘛。女民警掏出手帕来抖了抖，朵朵木以为是要给他擦眼泪，脚步向前挪动了一下，女民警的手帕却捂在了自家的鼻子上。朵朵木脖子一扬又开始了哭声嘹亮，还伴以剧烈的作呕声和打摆子似的抽搐。男民警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便伸出手来查看了一下朵朵木脸上那几道破了相的血口子，然后在他肩头上暧昧地拍了拍，头一摆，女民警就起身收拾了一下，随他去了。

他们前脚刚走朵朵木的哭声就止住了，两条腿岔出了圆规最大的距离，湿透的裤子，让他十分难受，嘴里不由就冒出一句：娘卖逼。班主任立刻在他鸡胸脯上猛击了一掌，“还敢骂人！”朵朵木一屁股坐在地上。班主任弯腰把他拎起来，“当众小便，你也不害臊！”朵朵木揉着摔痛的屁股，表情尽显夸张。窗户上冒出了小脸蛋和大板牙，他赶紧站直了。班主任从厕所洗完拖把回来手还没擦就命令他写检查。朵朵木撇嘴，说那孟革革打我怎么算？“她是在与坏人坏事作斗争。”“那、那我还帮她扫过一回地呢？”“坏人就应该受到惩罚。”朵朵木一时语塞，恨恨地搅起了自己的衣角。

班主任走到自己办公桌前让朵朵木“过来。”见他裹足不前，便又猛拍桌子道：“你打孟革革就是干坏事，干坏事就是坏人！懂不懂？要深刻检查，还要当面向孟革革认错！”

朵朵木翻了个白眼，“我又不是坏人”，很不情愿地挪到了办公桌前，坐下后一支圆珠笔就插进了嘴里。在班主任严厉的注视下，他吞吞吐吐拔出笔来万分艰难地在白纸上写下了“检查”二字，随即就盯着班主任在办公桌上不停敲打的手指头一动不动了。那指头雪白、细腻，柔软中又极富弹性，起起落落敲出的是队鼓的节奏，颇有要立刻

进行的动感，跟催命鬼似的。朵朵木很想一口将它咬进嘴里，让它服帖安静下来。吞那指头应该比含一根硬邦邦的圆珠笔强吧？再瞄班主任那双眼睛，尽管此刻瞪得有些骇人，其实还是蛮好看的，总觉有一汪水影在里面，不发火时有股骚狐狸味。想到骚，朵朵木突然有些发热，脑海里就有了那块过目不忘的“古老肉”了，腾云驾雾信马由缰收不住思绪，身子不由自主就往桌底下弯去。

“干什么？坐直了，好好写检查！”班主任以为他又要磨洋工，站起身来警告他：“今天写不好不许回家！”

撩起的碎花裙掠过了朵朵木的脸颊，他仿佛嗅到了那“古老肉”的香气，脸上荡漾出一抹只有他自己才会心的沉醉。

熬到快放学时，下课回来的老师们都汇集在朵朵木的周围，把他当成了一天无聊的排遣，争相摸他脑后上那块有别常人的鸡蛋大的反骨。有人未卜先知打赌说长这种反骨的人肯定会有两个以上的旋顶，于是引来无数只求证的大手，再然后又有顺口溜出来：一顶穷、二顶横、三顶打架不要命、四顶往河里蹦，这小子不好惹，是个反潮流的主。朵朵木梳理着被他们弄成了鸡窝状的头发，咧开嘴巴乐了。因为孟革革的爸爸就是反潮流当上大官的，早先只是个爱写诗的工人，诗没写出名堂，造反却让他成名成家扬名立万了。所以朵朵木觉得这是在夸奖他。体育老师下课归来，朵朵木扔掉笔就迎上前去，大声说：老师，我很想学倒立！体育老师难得一见有这么主动好学的好孩子，立刻就把他往墙根里带。班主任见同僚们都没了正形，也不好再端着道尊严的架子，便交待了一声以后别再干蠢事了，就扇呼着裙子下班而去。朵朵木失去了目标，对倒立就有些不乐意了，体育老师却热情洋溢地给他讲起了动作要领。当朵朵木乏味得想要逃跑时，体育老师已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他倒提了起来。朵朵木骨瘦如柴的胳膊一点力气也没有，全身的重量再次压在了脑瓜顶上，疼得嗷嗷直叫。体育老师被他手忙脚乱地踹了好几脚，尿湿的裤子也蹭了一脸，很快就失去

了耐性。他丢开朵朵木，支着两只弄脏的手说：“你他妈的就头还行，可以去撞墙啦！”

〔二〕

朵朵木所处的这座城市，湍急的江水居中而过，由于经常号称百年不遇或几十年一遇地发大水，两岸堤坝早已垒过了密密麻麻棚户区的头顶，像条随时都可能坍塌下来的悬河。

作为这座城市的风云人物，孟革革的父亲就是在这里用高音喇叭朗诵领袖语录、诗篇，将最后一拨反对派赶下河的，从而确立了他独树一帜至高无上的地位。每当领袖的最新“指示”、“讲话”发表的当天、翌日或周年纪念日里，他总会将红旗插在轮胎垛成的旗座上，狗刨状的蛙泳中做着武装泅渡的领头人。那时候“横渡”“畅游”成了向领袖学习、致敬、表达忠心的最壮怀激烈的方式，大江两岸只要一响起威风锣鼓，人们就知道发生了天下大事，就会兴致勃勃扶老携幼涌上大堤，聆听工人诗人从十几个高音喇叭里扩张出来的慷慨激昂、坚决捍卫、誓死革命的誓言。最后一幕通常就是诗人瘦条的身躯从横跨的大桥上凌空跃起，并不舒展甚至有些猥琐的落水动作总能引来长时间的欢声雷动。英雄般的壮举，遂使他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江水承载着他，一帆风顺勇往直前，最终成了省里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这样的经历与地位，令朵朵木的父亲带着他前去登门道歉时就显得有些前途未卜、战战兢兢了。

父亲之所以敢去冒险，完全是出自撞大运的心理，因为他曾与孟副主任同在一个工厂里待过，陡然生出了一份“工友”过的柔情。这有照片为证。父亲举着一张当年工厂表彰先进生产者时的合影照，美

滋滋地向全家炫耀。他称里面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为“小孟”，就是如今恰嘎（厉害）的不得了孟主任。“小孟那时瘦弱，文静，还有些腼腆，有点像朵朵木现在这个样子。”朵朵木听父亲说得亲切，便伸出舌头死劲舔自己的嘴巴。父亲绞尽脑汁回忆来回忆去，其他印象都不深刻，就只记得他会写诗。那年评先进生产者，人家都是加班加点赶工干出来的，只有他是给大家写诗鼓劲鼓出来的，据说起到了以一当十的激发作用。不过“工人诗人”的名气是在他造反当了大官以后才有的，在什么都不是以前，写诗写得很辛苦，吹灯拔蜡经常把自己弄得像个神经病，“也有点像朵朵木现在这个神头样子，厂长书记都敢不放在眼里。”朵朵木咯咯直笑，笑过之后就问：要是到他家时他正在写诗发神经怎么办？这一问，父亲也卡了壳，美好的回忆戛然而止。

朵朵木是抱着走亲戚的心情上路的，他甚至还设想由于有了父辈这种“工友”关系，他和孟革革就属同一血统了，父一辈子一辈，又都同一战壕了自然成了天然的同盟军，而同盟军难道不应该是天底下最最要好的朋友吗？朵朵木掐痛了指头，戳他西（不得了），怎么这么多同一性啊！他要是再想和孟革革不好都没理由了。想到以后他将会和趾高气扬的孟革革成为平起平坐的朋友，脸上就有了无比兴奋的光泽，顿时脚底生风走得飞快。听说孟革革家住的还是一个过去资本家的小洋楼，这更让他心生向往，难怪孟革革身上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原来是资本家小姐的味道啊。不过朵朵木略感困惑的是，资本家不是要批倒批臭吗？当大官的为什么还要去住资本家的小洋楼呢？管他呢，反正用他爸的话说，孟革革是大家闺秀，而大家闺秀就应该是这种小洋楼里出来的。

快到目的地时，父亲的脚步突然迟缓下来，神情也不如昨晚那样自信了，佝了背弓了腰，东张西望中像个缩头缩脑的乌龟。

孟家的小洋楼果真让朵朵木大开眼界，阔大的客厅要放在他们家

至少能搭建出两层高的阁楼来，气派的书架像纪念碑一样沉重，砖头似的领袖著作，主人的革命诗集，整齐威严的一字排开。尤其让朵朵木打鸡血的是，在这个家里竟然也有板报式的语录墙，红底黄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几个大字对着大门熠熠生辉。朵朵木置身其前倍感振奋。他爹是工人阶级，显然应该包括在这“领导一切”里面。按他爹的说法，这家主人的技术级别应该比他还低两到三个层次，这“领导一切”自然还应包括七级工领导五级工，师傅带徒弟。朵朵木这样想着就有些忘乎所以了，博古架上那些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领袖塑像让他心痒难熬，金铜铝瓷外加石膏还有会发萤光的，每一件都显得那么金贵，他禁不住要伸手去拿了。

正当他蠢蠢欲动的时候，“小孟叔叔”腆着肚子从楼上下来了，朵朵木刚抬起头来就吃了一惊，那魁伟的身材，四方的大脸和凛然的眼神，还有十足的官味，都与父亲描绘的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令他顿感措手不及。尽管“小孟叔叔”并没有他所担心的那样正在发神经写诗，可这非同一般的气势也一样让他怕得要死。他紧紧抓住了父亲的手。可父亲也没比他好过多少，笑得比哭还难看。一大一小就这么傻站在门边，像一对农村逃难来的还未得到认可的穷亲戚，卑躬屈膝地看着早已今非昔比的主人。

“小孟叔叔”对“老朵”不愠不火不冷不热，也没什么话说，只管自己一个人背着手走来走去。这在朵朵木看来似乎正在酝酿火山爆发的那一刻，父亲手心里的汗水让他觉得失去了依靠，脚步不由自主地往门边移去，有了快速逃离的欲望。父亲手快，一把揪住了他，眼一鼓做了个要打他的架势。朵朵木本能地往下一蹲，双手护住了脑袋。“我又不是故意的，是她先打我的嘛！”他大喊大叫生怕别人不知道。“行啦。”“小孟叔叔”抬手制止了正要下手的父亲，声音不大但极具杀伤力。他瞥了瞥眼睛，咕哝了一句“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便丢下他们径直回楼上去了。朵朵木父亲张着大嘴，手臂悬在



他瞥了瞥眼睛，咕哝了一句“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便丢下他们
径直回楼上去。

空中半天也没放下来，要不是保姆钻出来，及时拉开房门摆出一副逐客的架势，朵家父子都不知该怎样滚出这家大门了。

出门后朵朵木的父亲就不停地擦额头上的汗水，一脸的沮丧。朵朵木双手捂着吊挎在胸前的书包走得飞快，模样像个贼似的。父亲看着生气，加快几步追上了他，捉着他的衣领说你也不知道害怕了？“谁怕了，”朵朵木眼睛也斜脚步挣扎，“人家好像根本就不认识你！”父亲被他刺得恼羞成怒，又把一只大手高高扬了起来。“鳖崽仔，”他骂道，“你以为这是我们棚户区，可以没规没矩哇！人家是主任，主任你晓不晓得？主任就是过去的省长，托大的官啊，鳖崽仔，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他突然模仿起了孟主任的腔调，自己也很吃惊地哽住了。朵朵木瞟了瞟他，一脸麻木不仁地又泛出了那种漫不经心的眼神。父亲扇完他的后脑勺后，又气急败坏地揪起了他的耳朵，“你再这样搞下去一齐都要给你害死！”他喋喋不休地嚷。朵朵木为了缓冲父亲揪耳朵的力量，双手抱住了他的胳膊，两条小腿弯曲着尽量跑到前头。父亲揪扯了一阵，又叽里咕噜地抱怨：一点面子也不给，那个大沙发也不让坐坐，怎么说也同过事喽——哼，这种人，迟早会爬得高——他四下张望了一下，止住了“跌得惨”的下文，把朵朵木揪得像圆规画线，围着他转了一大圈后，才与他面对面地问：“他的白头发是不是比我还多？”朵朵木记恨他把自己骗来“走亲戚”，艰难地仰起头来瞥了一眼他干燥枯萎的老杂毛，非常不满地说：“乱雀（说），人家是托大的官！”父亲肩膀一垮手就松开了，还原了底层人的模样。

孟革革从一辆像展了机翼的美国顺风轿车里钻出来，老远就冲朵朵木喝了一声：“朵朵木！好你个朵朵木！你还敢上我家来！”朵朵木的父亲愣了愣，赶紧点头哈腰迎了上去，“是革革吧，朵油来给你赔礼来了。”孟革革眼睛一翻哼了一声：“谁要他赔礼，我才不稀罕呢。”朵朵木父亲老脸谄笑，想伸手去摸她的脑袋，孟革革头一偏，躲开了，他好心没好报，烧香惹鬼叫，只好干搓自己的手掌，有些讪讪地